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典卷一百六十五至一百六十八

詳校官侍郎臣李　封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吴省蘭

校對官學正臣徐立綱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于時和

謄録貢生臣苗序洙

通典卷第一百六十五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刑三

刑制下　大唐

大唐高祖起義至京師約法十二條唯制殺人刧盜背軍叛逆者死餘並蠲除之及受禪又制五十三條格入於新律武德七年頒行之至太宗即位制絞刑之屬五

十條免死斷右趾其後蜀王府法曹叅軍裴弘獻又駮律令不便者四十餘事太宗遂令删改之除斷趾法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比古死刑殆除其半據有司定律五百條分為十二卷於隋代舊律減大辟入流九十二條減入徒者七十一條具寬恕篇又定令千五百九十條為三十卷貞觀十一年正月頒行之又删武德貞觀以來勑格三千餘件定留七百條以為格十八卷國家程式雖則具存今所纂録不可悉載取其朝夕要切簡易精詳則臨事不惑耳他皆類此七年十二月詔

三品以上犯公罪流私罪徒送問日不須追身高宗永徽初又令長孫無忌等撰定格式舊制不便者皆隨有無刪改遂分格爲兩部曹司常務爲留司格天下所共者爲散頒格四年有司撰律疏三十卷頒天下麟德二年重定格式行之儀鳳二年又刪輯格式行之及文明元年四月勅律令格式内外官人退食之暇各宜尋覽仍以當司格令書於廳事之壁俯仰觀瞻庶免遺忘貞觀二年七月刑部侍郎韓回奏刑部掌律令刑名按覆大理及諸州應奏之事並無爲諸司尋格式文比年諸司

每有予奪悉出檢頭下吏得以生姦法直因之輕重又先有勑當司格令並書廳事之壁此則百司皆合自有程式不惟刑部獨有典章訛弊日深事須改正勑旨宜委諸曹各以本司雜錢置所要律令格式其中要節仍准舊例録郎官廳壁左右丞勾當事畢日奏其所請諸司於刑部檢事待本司寫格令等了日停 武太后臨朝又令有司刪定格式加計帳及勾帳式通舊式成二十卷又以武德以來垂拱以前詔勑便於時者編為新格二卷太后自制序其二卷之外新編六卷堪為當司行用為垂拱留司格時韋方質詳練法理又委其事咸陽尉王守慎又有經治之才故垂拱格式議者稱

為詳密其律唯改二十四條神龍中又刪定垂拱格及神龍元年以来制勑為散頒格皆七卷又刪補舊式為二十卷頒於天下景龍三年八月勑應酬功賞須依格式格式無文然始比例其制勑不言自今以後及永為常式者不得舉引為例景雲初又勑刪定格式令太極元年二月奏上名太極格開元初玄宗又令刪定格式令名為開元格又刪定律令名為開元後格至二十五年又令刪緝舊格式律令及勑總七千四百八十條其千三百四條於事非要並刪除之二千一百五十條隨文

損益三千五百九十四條仍舊不改總成律十二卷疏三十卷令三十卷式二十卷開元新格十卷又格式律令事類四十卷以類相從便於省覽二十五年九月奏上之勅於尚書都省寫五十本發使散於天下畧件文節要如後開元十四年九月勅如間用例破勅及令式深非道理自今以後不得更然二十五年九月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李林甫奏今年五月三十日以前制勅不入新格式者望並不在行用○

名例律曰笞刑五自十至五十贖銅從一斤至五斤杖刑五自六十至百其贖銅從六斤至十斤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其贖從二十斤至六十斤流刑三自二千里至三千里

其贖從八十斤至百斤

○十惡一曰謀反謂謀危社稷二曰謀大逆謂謀毀宗廟山陵及宮闕三曰謀叛謂謀背國從偽四曰惡逆謂毆及謀殺祖父母父母殺伯叔父母姑兄姊外祖父母夫及夫之祖父母父母五曰不道謂殺一家非死罪三人及支解人造畜蠱毒魘魅六曰大不恭犯廟諱改為恭謂盜大祀神御之物乘輿服御物及偽造御寶合和御藥誤不如本方及封題誤若造御膳誤犯食禁御幸舟船不牢固指斥乘輿情理切害及對捍制使而無人臣之禮七曰不孝謂告言詛詈祖父母父母及祖父母父母在別籍異財若供養有缺居父母喪身自嫁娶若作樂釋服從吉聞祖父母父母喪匿不舉哀詐稱祖父母父母死八曰不睦謂謀殺及罵緦麻以上親毆告夫及大功以上尊長小功尊屬九曰不義謂謀殺本屬府主刺史縣令及受業

師史卒殺本部五品以上官長及聞夫喪匿不舉哀及作樂釋服從吉改嫁十曰內亂謂姦小功以上親父妾及與和者○八議一曰議親謂皇帝袒免以上親及太皇太后緦麻以上親皇后小功以上親二曰議故謂故舊三曰議賢謂大德行四曰議能謂有大才藝五曰議功謂有大功勳六曰議貴謂職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及爵一品者七曰議勤謂有大勤勞八曰議賓謂承先代之後為國賓者諸八議者犯死皆及應議之狀先奏請議議定奏裁議者原情議罪稱定刑之律而不正決之流罪以下減一等其犯十惡者不用此律○謀反及大逆者皆斬子年十六以上皆絞十五以下及

母女妻妾子妻妾亦同祖孫兄弟姊妹若部曲資財田宅並沒官男夫年八十及篤疾婦人年六十及廢疾者並免餘律應緣坐者准此伯叔父母兄弟之子皆流三千里不限籍之同異即雖謀反辭理不能動衆威力不足率人者亦皆斬謂結謀真實而不能為害者若自述休徵假託靈異謬稱兵馬虛說反由傳惑衆人而無真狀可驗者自從妖法父子母女妻妾流三千里資財不在沒限其謀大逆者絞諸口陳欲反之言心無真實之計而無狀可尋者流二千里諸謀叛者絞已上道者皆絞謂協同謀計乃坐被驅率

者非餘條被驅率准此　妻妾流二千里若率部衆百人以上父母妻妾流三千里所率雖不滿百人以故為害者以百人以上論害為有所攻擊擄掠之者即亡命山澤不從追喚者以謀叛論其抗拒將吏者以上道論諸謀殺周親尊長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者皆斬犯姦而姦人殺其夫所姦妻妾雖不知情與同罪謀殺緦麻以上尊長者流二千里已傷者絞已殺者皆斬即尊長謀殺卑幼者各依故殺減二等已傷減一等已殺者依故殺法諸部曲奴婢謀殺主者皆斬謀殺主之

周親及外祖父母者絞已傷者皆斬諸妻妾謀殺故夫之祖父母父母者流二千里已傷者絞已殺者皆斬部曲奴婢謀殺舊主者罪亦同（故夫謂夫亡改嫁舊主謂主放為良者餘條故夫舊主准此）諸告祖父母父母者絞（謂非緣坐之罪及謀叛以上而故告者下條准此）即嫡繼慈母殺其父及所養者殺其本生並聽告諸告周親尊長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雖得實徒二年其告事重者減所告罪一等（所犯雖不合論告之者猶坐）即誣告重者加所誣罪三等告大功尊長各減一等小功緦麻減二

等誣告重者各加所誣罪一等即非相容隱被告者論如律若告謀反逆叛者各不坐其相侵犯自理訴者聽下條准此○諸告緦麻小功卑幼雖得實杖八十大功以上遞減一等誣告重者周親減所誣罪二等大功減一等小功以下以凡人論即誣告子孫外孫子孫之婦妾及巳之妾者各勿論○諸子孫違犯教令及供養有缺者徒二年謂可從而違堪供而缺者須祖父母父母告乃坐諸部曲奴婢告主非謀反逆叛者皆絞被告者同首法告主之周親及外祖父母者

流大功以下親徒一年誣告重者緦麻加凡人一等小功遞加一等即奴婢訴良妄稱主壓者徒三年部曲減一等○諸同居若大功以下親及外祖父母外孫若孫之婦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為隱部曲奴婢為主隱者皆勿論即漏露其事及擿語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隱減凡人一等若犯謀叛以上不用此律○諸居父母喪生子及兄弟別籍異財者徒一年○諸放部曲為良已給放書而壓為賤者徒二年若壓為部曲及

放奴婢為良而壓為賤者減一等各還正之○諸同居卑幼私輒用財者一疋笞十十疋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即同居應分不均平者計所侵坐贓論減三等○諸居父母喪而嫁娶者徒三年妾減三等各離之知而共為婚姻者各減五等不知者不坐若居周喪而嫁娶者杖一百卑幼減二等妾不坐○諸居父母喪與應嫁娶人主婚者杖一百○諸謀殺人者徒三年已傷者絞已殺者斬從而加功者流三千里造意者雖不行仍為首人僱

殺者亦同即從者不行減行者一等餘條不行皆准此○諸以毒藥藥人及賣者絞謂堪以殺人者雖毒藥可以療病買者將與毒人皆絞賣者不知情不坐即賣買而未用者流三千里脯肉有毒曾經病人有餘者速焚之違者杖九十若故與人食并出賣令人病者徒一年以故致死者絞即人自食致死者從過失殺人法盜而食者不坐○諸有所憎惡而造魘魅及造符書呪詛欲以殺人者各以謀殺論減二等於周親尊長及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者各不減以致死者各依本殺法欲病苦人者又減二等即子孫於祖父

母父母部曲奴婢於主者各不減　即於祖父母父母及主直求愛媚而魘呪者流二千里若涉乘輿者皆斬○諸殘害死屍謂焚燒支解之類及棄屍水中者各減鬬殺罪一等緦麻以上尊長不減棄而不失及髡髮若傷者各又減一等即子孫於祖父母父母部曲奴婢於主者各不減皆謂意在於惡者○諸穿地得死人不更埋及於墳墓燻狐狸而燒棺槨者徒二年燒屍者徒三年緦麻以上尊長各遞加一等卑幼各以凡人遞減一等若子孫於祖父母父母部曲奴婢於主墓

燻狐狸者徒二年燒棺槨者流三千里燒屍者絞○諸强盜謂以威若力而取其財先强後盜先盜後强等若與人藥酒及食使狂亂取財亦是得闌遺之物毆擊財主而不還及竊盜後覺棄財逃走財主追捕因相拒捍如此之類事有因緣者非强盜不得財徒二年一疋徒三年二疋加一等十疋及傷者絞殺人者斬殺傷奴婢亦同雖非財主但因盜殺傷者亦是其持杖者雖不得財流三千里五疋者絞傷人者斬○諸竊盜不得財笞五十一尺杖六十一疋加一等五疋徒一年五疋加一等五十疋加役流○諸監臨者若相主財物而監守自盜亦同加凡盜二等三

十疋絞本條亦有加者累加之○諸盜經斷後仍更行盜前後三犯者流二千里犯流者絞三盜止數赦後為主其餘親屬相盜者不用此律○諸有事以財行求得枉法者坐贓論不得枉法者減二等即同事共與者首則併贓論從者依已分法○諸監臨主守受財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一疋加一等十五疋絞不枉法者一尺杖九十一疋加一等至三十疋加役流無祿者各減一等枉法者二十疋絞不枉法者四十疋加役流○諸監臨之官受所監臨之

物一尺笞四十一疋加一等四疋徒一年八疋加一等五十疋流二千里與者減五等罪止杖一百乞取者加一等强乞取者准枉法論○諸官人因使於使所受送遺及乞取者與監臨同經過處取者減一等（糾彈之官不減）即雖乞取者各與監臨罪同○諸貸所監臨財物者坐贓論（受乞未上亦同餘條取受及相犯者准此）若百日不還以受所監臨財物論强者各加二等（餘條强者准此）若賣買有賸利者計利以乞取監臨財物論强市者笞五十有利者計利准枉法論

即斷契有數違負不還五十日者以受所監臨財物論即借衣服器玩之屬經三十日不還者坐贓論罪止徒一年○諸監臨之官私役所監臨及借奴婢牛馬駝騾驢車船碾磑邸店之類各計傭賃以受所監臨財物論即役使非供已者非供已謂流外官及雜任應供官事者計傭坐贓論罪止杖一百其應供已驅使而收傭者罪亦如之供已求輸傭直者不坐若有吉凶借使所監臨者不得過二十人不得過五日其餘親屬雖過限及受遺乞貸皆勿論親屬謂緦麻以上及

大功以上婚姻之屬餘條親屬准此營公廨借使者計傭賃坐贓論減二等即因市易賸利及懸欠者亦如之○諸監臨之官受猪羊供饋謂非坐者坐贓論強者依強取監臨財物法○諸率斂所監臨財物饋送人雖不入已以受所監臨財物論○諸監臨家人於所部有受乞借貸役使賣買有賸利之屬各減官人罪二等官人知情與同罪不知情者各減家人罪五等其在官非監臨及家人有犯者各減監臨家人一等○諸去官而受舊官屬士庶饋與若乞

取借貸之屬各減在官時三等謂家口未離本任所者○諸因官挾勢及豪强之人乞索者坐贜論減一等將送者為從親故相與勿論○諸監臨主守以官物私自貸若貸之人及貸之者無文記以盜論文記謂取抄署之類立判案減二等即充公廨物若出付市易而私用者減一等坐之雖貸推同餘條公廨准此即主守私貸無文記者依盜法所貸之人不能備償者徵判署之官下條私借亦准此○諸坐贜致罪者一尺笞二十一疋加一等十疋徒一年罪止徒三年謂非監臨主守而因事受財者與者減五等○

諸人於他人地内得宿藏物隱而不送官者計合還主之分坐贓論減三等若得古器形制異而不送官者罪亦如之○諸鬬毆人者笞四十謂以手足擊人者傷及以他物毆人者杖六十見血為傷非手足其餘皆為他物即兵不用刃亦是傷及拔髮方寸以上杖八十若血從耳目及内損吐血者各加二等○諸鬬毆人折齒毀缺耳鼻眇人一目及折人手足指眇謂虧損其目而猶見物若破骨及湯火傷人者徒一年折二指二齒以上及髠髮者徒一年半○諸鬬毆以兵刃斫射人不著者杖一百兵刃謂弓

箭刀矟矛矡之屬即毆罪重者若兵刃傷謂金鐵無大小之限堪殺人者及折人肋眇人目墮人胎徒二年墮胎者謂辜限內子死者乃坐諸鬭毆折跌人肢體及瞎其一目徒三年折跌人肢體者謂其骨蹉跌失其常處辜內平復者各減二等餘條損跌平復准此及損二事以上及因舊患令至篤疾若斷舌及毀敗人陰陽者流三千里○諸鬭毆殺人者絞以刃故殺人者斬雖因鬭而用兵刃殺人者與故殺同謂人以兵刃逼己因用兵刃相殺傷者皆依鬭法餘條用兵刃准此不因鬭故毆傷人者加鬭毆傷人罪一等雖因鬭但絕時而殺傷者

從故殺傷法（謂忿競之後各以分散聲不相接去而復來是名絕時）○諸保辜者手足毆傷人限十日以他物傷者二十日以刃傷者三十日折跌肢體及破骨者五十日（毆傷不相須餘毆傷及殺傷各準此）限内死者各依殺人論其在限内及雖限内以他故死者各依本鬬傷法（以他故謂別增餘患而死者）○諸同謀共毆傷人者各以下手重者為重罪原謀減一等從者又減一等若先下手重者餘各減二等至死者隨所因為重罪其不同謀者各依所毆傷殺其事不可分者以後下手為重

罪若亂毆傷不知先後輕重者以謀首及初鬭者為重罪餘各減二等○諸毆制使及本屬府主刺史縣令及吏卒毆本部官長徒三年傷者流二千里折傷者絞折傷謂折齒以上若毆六品以下官長各減二等減罪輕重加凡鬭一等死者斬詈者各減毆罪三等須親自聞之乃成詈即毆佐貳者徒一年傷重者加凡鬭傷一等死者斬○諸造妖書及妖言者絞造謂自造休咎及鬼神之言妄說吉凶涉於不順傳用以惑衆者亦如之傳謂傳言用謂用書其不滿衆者流三千里言理無害

者杖一百即私有妖書雖不用徒三年言理無害者杖六十○諸夜無故入人家內者笞四十主人登時格殺之勿論若知非侵犯而殺傷者減鬬殺傷二等其就拘執而殺傷者以鬬殺傷論至死者加役流○諸盜官文書印者徒二年餘印杖一百謂貪利之而非行用者餘印謂印物及畜產者○諸無官犯罪有官事發流罪以下以贖論謂從流外及庶人而任流內者不以官當除免十惡及五流者不用此律卑官犯罪遷官事發在官犯罪去官事發或事發去官犯公罪流以下各勿論餘罪論

如律有官犯罪無官事發有蔭犯罪無蔭事發無蔭犯罪有蔭事發並從官蔭之法○諸犯私罪以官當徒者私罪謂私自犯及對制詐不以實受贓枉法之類五品以上一官當徒二年九品以上一官當徒一年若犯公罪公罪謂緣公事致罪而無私曲者各加一年當以官當流者三流同比徒四年其有二官謂職事官散官衛官同為一官勳官為一官先以高者當若去官未敘准此例次以勳官當行守者各以本品當仍各解見任若有餘罪及更犯者聽以歷任之官當歷任謂降所不至者其流內官而任流外職

犯罪以流內官當及贖徒一年者各解流外任○諸流配人在道敎計行程過限者不得以赦原謂從上道日總計行程有違者有故者不用此律若程內逃亡亦不在免限即逃者身死所隨家口仍准上法聽還○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犯流罪以下收贖犯加役流反逆緣坐流及會赦猶流者不用此律至配所免居作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犯反逆殺人應死者上請盜及傷人者亦收贖有官爵者各從官當除免死餘皆勿論九十以上七歲以下雖有死罪不加刑緣坐應配沒者不用此律

即有人教令罪其教令者若有贓應備受贓者備之○諸犯罪時雖未老疾而事發老疾者依老疾論若在徒年限内老疾者亦如之犯罪時幼小事發時長大依幼小論○諸以贓入罪正贓見在者還官主轉易得他物及生産蕃育皆為見在已費用者死及配流勿徵別犯流及身死者同餘皆徵之盜者倍備若計傭賃為贓者勿徵諸平贓者皆據犯處當時物價及上絹估平功傭者計人日為絹三疋牛馬駝騾驢車亦同船及碾磑列店之類亦依犯時價值傭賃雖多

各不得過其本價○諸犯罪未發而自首者原其罪正贓猶徵如法其輕罪雖發因首重罪者免其重罪即因問所劾之罪而別言餘罪者亦如之即遣人代首若於法得相容隱者為首及相告言者各聽如罪人身自首法緣坐之罪及謀叛以上本服周親雖捕告俱同自首法其聞首告被追不赴者不得原罪謂止坐不赴者身即自首不實及不盡者以不實不盡之罪罪之至死者聽減一等自首贓數不盡者止計不盡之贓科之其知人欲告及亡叛而自首者減罪二等坐之即亡叛者雖不自

首能還歸本所者亦同其於人損傷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本應過失者聽從本法於物不可陪償本物見在首者聽同免法即事發逃亡雖不得首所犯之罪俱減逃亡之坐若越度關及姦私度亦同姦謂犯良人並私習天文者並不在自首之例○諸共犯罪者以造意為首隨從者減一等若家人共犯止坐尊長於法不坐者歸罪於其次尊長為男夫侵損於人者以凡人首從論即共監臨主守為犯雖造意者仍以監守為首凡人以常從論○諸二罪以上俱發以重者論謂非應累者准重條其狀不累輕以加重若重應贖輕罪

應居作官當者以居作官當為重以等者從一若一罪先發已經論決餘罪後發其輕若等勿論重者更論之通計前罪以充後數即以贓致罪頻犯者並累科若罪法不等者以重贓併滿輕贓各倍論累謂止累見發之贓倍謂二尺為一尺不等謂以强盜枉法等贓併從竊盜受所監臨之類即監臨主守因事受財而同事共與若一事頻受及於所監守頻盜者累而不倍其一事分為罪二罪法若等則累論罪法不等則以重法併滿輕法罪法等者謂若買易官物計其等准盜論計其利以盜論之類罪法不等者謂若詐請官器仗以亡失併從毀傷以考校不實併從失不實之類累併不加重者止從重論其

應除免倍沒備償罪止者各盡本法○諸脫戶者家長徒三年無課役者減二等女戶又減三等謂戶俱不附貫若不由家長罪其所由即凡在使任者雖脫戶及計口多者各從漏口法脫口及增減年狀謂老疾中小之類以免課役一口徒一年二口加一等罪止徒三年其增減非免課役及漏無課役口者四口為一口罪止徒一年半即不滿四口杖六十部曲奴婢亦同○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孫別籍異財者徒三年別籍異財不相須下條准此若祖父母父母令別籍及以子孫妄繼人後者徒二年子

孫不坐○諸擅發兵十人以上徒一年百人徒一年半二百人加一等千人絞謂無警急又不先言上而輒發兵者雖即言上而不待報猶為擅發文書未行即不坐給與者隨所給人數減擅發一等亦謂不先言上待報者告令發遣即坐其寇賊卒來欲有攻襲即城屯反叛若賊有內應急須兵者得便調發雖有所屬比部官司亦得調發給與即言上各謂急須兵不容得先言上者若不即調發及不即給與者准所須人數並與擅發罪同其不即言上者亦准發人數減罪一等若有逃亡盜賊權差人夫足以追

捕者不用此律○諸主將守城為賊所攻不固守而棄去及守備不設為賊所掩覆者斬若連接寇賊被遣斥候不覺賊來者徒三年以故致有覆敗亦斬○諸主將以下臨陣先退若寇賊對陣捨仗投軍及棄賊來降而輒殺者斬即違犯軍令軍還以後在律有條者依律斷無條者勿論○諸私有禁兵器者徒一年半謂非弓箭刀楯短矛者弩一張加二等甲一領及弩三張流二千里甲三領弩五張絞私造者各加一等甲謂皮鐵等具裝與甲同即得闌遺過三十日不送

官者同私有法造未成者減二等即私有甲弩非全成者杖一百餘非全成者勿論○諸告人罪非叛以上者皆令三審應受辭牒官司並具曉示并得叛坐之情每審皆別日受辭若使人在路不得留待別日受辭者聽當日三審官人於審後判記審訖然後付司若事有切害者不在此例切害謂殺人賊盗逃亡與强姦良人及吏有急速之類不解書者典為書之前人合禁告人亦禁辯定放之即鄰伍告者有死罪流告人散禁流以下責保參對誣告人者各反坐即糾彈之官挾私彈事不實

亦如之反坐致罪准前人入罪法至死而前人未決者聽減一等其本應加杖及贖者止依杖贖法則誣告官人及有蔭者依常律若告二事以上重事實及數罪等但一事實除其罪重事虛反其所贖即罪至所止者所誣雖多不反坐其告二人以上雖實者多猶以虛者反坐謂告二人以上但一人不實罪雖輕反其坐若上表告人已經聞奏事有不實反坐罪輕者從上書詐不實論○諸誣告本屬府主刺史縣令者加所誣罪二等○諸投匿名書告人罪者流二千里謂匿姓名及假人姓名以避已告者棄置懸之俱是得見者皆即焚之若

將送官司者徒一年官司受而為理者加二等被告者不坐輒上聞者徒三年○諸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官司受而為理者以故入人罪論至死者各加役流若事須追究者不用此律追究謂婚姻良賤赦限外蔽匿應改正徵收及追見贓之類 諸被囚禁不得告舉他事其獄官酷已者聽之即年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者聽告謀反逆叛子孫不孝及同居之內為人侵犯者餘並不得告官司受而為理者各減所理罪三等○上元元年十二月刑部

奏准名例律法云獄成謂贓狀露驗及尚書省斷訖未奏疏云贓謂所犯之贓見獲本物狀謂殺人之類得狀為驗雖在州縣並為獄成尚書省斷訖未奏者謂刑部覆訖未奏亦為獄成今法官商量若款自承伏已經聞奏及有勑付法刑名更無可移者謂同獄成臣今與法官審加論議仍永為恒式勑旨依二年六月刑部奏謹按五刑笞杖徒流死是也今准勑除削絞死罪准有四刑每有思慮須降死刑不免還斬絞勑律互用法理難

容又應決重杖之人令式先無分析京城知是蠹害決殺者多死外州見流嶺南決不至死決有兩種法開二門勅旨斬絞刑宜依格律處分寶應元年九月刑部大理奏准式制勅處分與一頓杖者決四十至到與一頓及重杖一頓並決六十無文至死者為准式處分又制勅或有令決痛杖一頓者式文既不載杖數請准至到與一頓決六十並不至死勅旨依建中三年八月刑部侍郎班宏奏其十惡中惡逆以上四等罪請准律用刑

其餘各犯别罪應合處斬刑自今以後並請決重杖一頓處死以代極法重杖既是死刑諸司使不在奏請決重杖限勑旨依○原夫先王之制刑也本於愛人求理非徒害人作威往古朴淳事簡刑省唐虞及三代刑制其畧可知令主則輕虐后遂重於善也則云罰不及嗣其不善也乃云罪人以族斯則前賢臧否之辨歟秦法苛峻天下潰叛漢祖蠲除約定三章大辟之罪猶誅三族孝文雖罷肉刑新垣亦罹斯酷其後顔異陷反脣棄

市楊惲坐諷譏腰斬洎乎曹馬經綸之際忤者三族皆夷後魏有門房之誅歷代葢治時少罕遇輕刑亂時多常遭重典國家子育萬姓輕簡刑章徵之前代未有其比所以幽陵之盜西軼犬戎之寇東侵京師傾陷皇輿巡狩億兆戮力大憝旋殲自海內興戎今以累紀征繕未減杼柚屢空烝庶無離怨心者是由刑輕之故或曰荀卿有言代治則刑重代亂則刑輕（所以治者乃刑重所以亂者乃刑輕）欲求至治必用重典斯乃一端偏見諒非適時通論也

夫刑之輕重利害已粗言之矣夫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謂之君子則曰賢人欲求賢人固不易得矧天下數百千郡縣豈得衆多君子乎佑以為條章繁雜而決斷必不及條章輕簡而決斷或時漏故老氏云其政悶悶其人淳淳政教寬大悶昧似若不明則人淳然而質朴其政察察其人缺缺政教苛察人則應之缺缺然而凋弊又語曰寧失不經仁惻之旨也

通典卷一百六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通典卷一百六十六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刑四

雜議上

虞 周 秦 漢 後漢 晉 東晉

虞書云帝謂皐陶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弼輔期當也歎其能以刑輔教當於治體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雖或行刑以殺止殺終無犯者刑期無所刑民皆合於大中是汝之功勉之○周制以

八辟麗邦法附刑罰辟法也麗附也易曰日月麗乎天一曰議親之辟若今宗室有罪先請是也二曰議故故舊不遺則民不偷三曰議賢若今廉吏有罪先請是也賢謂有德行者四曰議能能謂有道藝者傳曰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宥之以勸能者五曰議功謂有大勳勞立功者六曰議貴若今吏墨綬者有罪先請是也七曰議勤謂憔悴以事國八曰議賓謂所不臣者三恪二代之後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爭財曰訟兩至使入束矢乃治之也不至不入束矢則是自服不直者也詩曰其直如矢古者一弓百矢禮記曰刑人不在君側公族有死罪即磬於甸人不於市朝者隱之也甸人掌郊野之官縣縊殺之曰磬而

無宮刑其刑罪即纖剸亦告於甸人纖讀曰殲殲刺也剸割也宮以刀鋸割刺之告讀曰鞫刑肅而俗弊則人不歸也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又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大戴禮曰刑罰者御人之銜勒也吏者轡也刑者筴也天子御者内史太史左右手也古者以法為銜勒以官為轡以刑為筴以人為手而御天下公家不畜刑人大夫不養士遇之塗不與言也屏諸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不欲生之故也又曰刑不上大夫者古之大夫有坐不廉汚穢者則曰簠

簋不飭淫亂男女無別者則曰帷薄不修罔上不忠者則曰臣節未著罷軟不勝任者則曰下官不職干國之紀者則曰行事不請此五者大夫定罪名矣不忍斥然正以呼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聞有譴何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捽引而刑殺之也捽才忽反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是曰刑不上大夫東周之季王道寖壞

教化不行子產相鄭而鑄刑書鑄刑法於鼎晉叔向非之曰遺其書以非之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李奇曰先議其犯事議定乃斷其罪不為一成之刑著於鼎也顏師古曰虞舜則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周禮則三典五刑以詰邦國非不預設但不宣露使人知之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誼糾之以政閑防也糾舉也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奉養也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勸其從教之心也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淫放也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

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為矣（辟法也為治也權移於法故人不畏上因危文生詐妄徼幸而成巧則弗可治也）今吾子制參辟鑄刑書（孟康曰謂夏殷周亂政以制三辟也）將以靖民不亦難乎（師古曰靖安也一曰治也）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取證於刑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喻微細）亂獄滋豐賄賂並行（滋益也）終子之世鄭其敗乎子產報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材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言雖非長久之法且救當時之弊）○

議曰古來述作鮮克無累或其識未至精或其言未至
公觀左氏之紀叔向書也蓋多其義而表其詞孟堅從
而善之似不敢異於前志豈其識或未精乎按虞舜立
法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
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孔安國注曰陳
典刑之義勑天下敬之憂不得其中又按周官司寇建三典正月之吉懸
於象魏使萬人觀之浹旬而斂漢宣帝患決獄失中置
廷尉平時鄭昌上疏曰聖王立法明刑者救衰亂之起

也今宜删定律令愚人知所避姦吏無所弄後之論者即云上古議事不為刑辟夫有血氣必有爭心羣居勝物之始三皇無為之代既有君長焉則有刑罰焉其俗至淳其事至簡人犯者至少何必先定刑名所以因事立制叔向之言可矣自五帝以降法教益繁虞舜聖哲之君後賢祖述其道刑章輕重亦以素設周氏三典懸諸象魏皆以防民陷令避罪辜是故鄭昌獻疏蓋以發明其義當子產相鄭在東周衰時王室已卑諸侯力政

區區鄭國介於晉楚法弛民怠政隳俗微觀時之宜設救之術外抗大國内安疲甿仲尼允事聞死出涕稱之遺愛非盛德歟而叔向乃謂赫胥栗陸御宇之時徒陳閑誼行禮致治之説雖虞夏之盛亦未可在殷周之初固不及研尋反覆斯言諒同玉巵無當矣詳左氏之傳或匪至公晏嬰張趯譏議則别先儒註釋亦巳昌言所紀叔向此書有如曲護晏子也或曰按孔頴達正義云子産鑄刑書而叔向責之趙鞅鑄刑鼎而仲尼譏之則

刑之輕重不可使人知也聖王雖制刑法舉其大綱但共犯一法情有深淺待至臨事議其輕重也按孔議附會叔向言前已論之矣又按左傳晉趙鞅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文公又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棄禮徵書故不尊貴且宣子之刑夷之蒐晉國之亂制也又議曰夫經籍指歸誠要疏議固當解釋本文豈可徒為臆說詳左氏載夫子所議

令守晉國舊法范宣子所為非善政也故錄本傳以諡之佑誠懵學輒議前賢儻遇精鑒達識庶幾要終原始幸詳鄙見○秦孝公納衞鞅言欲變法恐天下議已衞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成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傲於人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强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人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

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法而治因人立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人安衞鞅曰龍之所言時俗之言也常人安於習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摰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業法古無過循禮不邪衞鞅曰治代不一道便國不必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

足多孝公竟變法令○漢景帝時廷尉上囚防年繼母陳論殺防年父防年殺陳依律殺母以大逆論帝疑之武帝時年十二為太子在旁帝遂問之太子答曰夫繼母如母明不及母緣父之故比之於母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則下手之日母恩絶矣宜與殺人者同不宜與大逆論從之宣帝自在閭閻知刑法不一於是置廷尉平秩六百石員四人選于定國為廷尉黃霸等為廷平獄刑號為平矣時鄭昌上疏曰聖王立法明刑者非以

為治捄衰亂之起也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尉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删定律令律令一定愚人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治其末政衰聽怠則廷平招權為亂首矣薛宣為丞相時弟循為臨菑令後母常隨循居官宣迎後母循不遣後母病死循去官持服宣謂循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駮不可駮者執意不同猶如色之間雜循遂竟服繇是兄弟不和後免丞相加特進久之哀帝即位博士申咸給事中亦東海人

毀宣不供養行喪服薄於骨肉前以不忠孝免不宜復封列侯在朝省宣子況為右曹侍郎數聞其語賕客楊明欽令創咸面目使不居位（創為傷之）會司隸缺況恐咸為之遂令明欽遮斫咸宮門外斷鼻脣身八創事下有司議御史中丞衆等議（史失衆姓）奏曰況朝臣父故宰相封列侯不相勅承教化而骨肉相疑咸受循言以謗毀宣咸所言皆宣行迹衆人所共見公家所宜聞況知咸給事中恐為司隸舉奏宣而公令明欽迫切宮闕要遮創戮

近臣於大道人衆中欲以鬲塞聰明杜絶論議之端鬲與隔同杜塞也桀黠無所畏忌萬衆讙譁流聞四方不與凡人忿怒爭鬬同臣聞敬近臣為近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過公門則下車見路馬則撫式蓋崇敬也式車前横木居處畜産且猶敬之春秋之義意惡功遂不免於誅遂成也言舉意不善雖成功猶加誅上浸之源不可長也浸近也傷戮大臣有所逼近也浸亦作侵犯也其義兩通長竹兩反況首為惡明手傷功意俱惡手傷人為功使人傷人為意皆大不敬明當以重論及況皆棄市廷尉直駮議曰律曰以刃傷人完為城

且春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詔書無詆欺成罪詆毀也丁禮反傳曰遇人不以禮而見痏者與痏人之罪鈞惡不直也以杖手毆擊破其皮腫起青黑而無創瘢者律謂之疻痏遇人不以義為不直雖見毆罪同毆也疻音紙痏音鮪咸厚善循而數稱宣過惡流聞不可謂直言咸為循而毀宣是不義而不正況以故謀傷咸謀計已定後聞置司隸因前謀而趣明趣讀曰促非以恐咸為司隸故造謀也本爭私變雖於掖門外傷咸道中與凡人爭鬭無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古今之通道三代所不易也孔子曰必也正

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至於刑罰不中而人無所措其手足也措置今以況為首惡明手傷為大不敬公私無差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原謂尋其本原況以父見謗發忿怒無他大惡加誣欺輯音集小過成大辟陷死刑違明詔恐非法意不可施行聖王不以怒增刑明當以賊傷人不直況與謀者皆爵減完為城旦以其身有爵級故得減罪而為完也況身以受其財及同謀者皆從此科帝以問公卿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以中丞議是自將軍以下至博士議郎皆是廷尉況竟減死罪

一等徙燉煌宣坐免為庶人歸故鄉定陵侯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妻乃始等六人皆以事未發覺時棄或更嫁及長事發丞相方進大司空何武議曰令犯法者各以發時律令論之此其引令條之文也發謂其犯法之時也明有所記也記志長犯大逆時乃始等見為妻已有當坐之罪與身犯法無異後乃棄去於法無以解解免也請論廷尉孔光駁議以為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欲懲後犯法者也懲創止也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長自未

知當罪大逆之法而乃始等棄去或更嫁義已絶而欲以為長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光議是○班固曰自昭宣元成哀平六代之間斷獄殊死率歲千餘口而一人率天下犯罪者千而有一人死耐罪上至右趾三倍有餘從耐罪以上至右趾千口三人刑古人有言滿堂飲酒有一人向隅而泣則一堂不樂王者之於天下猶一堂之上也故一人不得其平為之悽愴今郡國被刑或冤死者多此和氣所以未洽者也原夫獄刑所以蕃者書云伯夷降典折民惟

刑言伯夷下禮法以導人人習知禮然後用刑也言禮制以止刑猶隄之防溢水也今隄防淩遲禮制未立死刑過制生刑易犯饑寒並至窮斯濫溢豪強擅私為之囊槖言容隱姦邪若囊槖盛物姦有所隱則狃而寖廣矣狃詐習也寖漸也狃音女九反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也省謂減除之絕於未然故曰本也不失其罪事止聽訟所以為末又曰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諺

曰鬻棺者欲歳之疫非以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故也凡此五疾獄刑之所以蕃也○按漢舊事斷獄報重常盡三冬之月後漢章帝改用冬初十月而已元和二年旱長水校尉賈宗上言以為斷獄不盡三冬陰氣微弱陽氣發洩故招致災旱帝下公卿議陳寵議曰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易通卦驗曰十一月廣莫風至蘭射干生月令仲冬芸生荔挺出一陽始生天以為正周以為春正春皆始十一月萬物微而未著天以為正周以為歳首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

乳地以為正殷以為春十二月二陽爻生雁北鄉陽氣上通諸生皆動萌芽月令季冬雉雊雞乳至正月陽氣以至天地以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為正夏以為春今正月也天子迎春東郊陰陽交合萬物皆出於地人始初見故曰人以為正月令孟春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東風解凍蟄蟲始振三微成著以通三統統者統一歲之事王者三統遞用周環無窮故曰通三統三禮義宗曰三微三正也十一月陽氣始施萬物動於泉下微而未著其色皆赤赤陽氣故周以天正為歲色尚赤夜半為朔十二月萬物始芽色白白者陰氣故殷以地正為歲色尚白雞鳴為朔正月萬物始達其色皆黑人得加功以展其業夏以人正為歲色尚黑平旦為朔故曰三微王者奉以成之各法其一以改正朔也易乾鑿度曰三微而成著三著而成體

當此之時天地交萬物通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若以此時行刑殷周歲首皆為流血不合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趣刑獄無留罪按月令及淮南子皆言季秋趣刑獄無留罪今言孟冬未詳明大刑必在立冬也又仲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月令仲冬君子齋戒身欲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定若以行刑不可謂寧靜也議者或曰旱之所由咎在改律臣以為殷周斷獄不以三微而化致康平無有災害自元和以前皆用三冬而水旱之異往往為患由此言之災害自為他慮不以改律秦

為虐政四時行刑漢興蕭何草律季秋論囚俱避立春之月不計天地之正三王之春實頗有違帝納之遂不復改時羣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人畏法令今憲律輕薄故姦宄不勝宜增禁科以防其源詔下公卿光禄勲杜林奏曰夫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興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大漢初興詳

覽得失故破矩為員斵雕為朴蠲除苛政更立踈綱海內歡忻人懷寛德及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求疵詆欺無限桃茹之饋集以成贓事無妨於義以為大戮故國無廉恥家無全行至於法不得禁止為弊彌深臣愚以為宜如舊制不合翻移帝從之自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常貰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後因以為比是時遂定其議以為輕侮法和帝即位尚書張敏上議曰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

也夫死生之決宜從上下猶天之四時有生有殺若聞
容恕著為定法者則是故設姦萌生長罪隙孔子曰民
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春秋之義子不報讐非子也而
法令不為之減者以相殺之路不可開故也今託義者
得減謬殺者有差使執憲之吏得設巧詐非所以導在
醜不爭之義又輕侮之比寖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轉
相瞻顧彌復增甚難以垂之萬載臣惟孔子垂經典皐
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欲禁人為非未曉輕侮之法將

以何禁必不能使不相輕侮而更開相殺之路議者或曰平法當先論生臣愚以為天地惟人為貴殺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生反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弊語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夫春生秋殺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即為害秋一物榮即為異王者體天地順四時法聖人從輕律願陛下留意廣令評議天下幸甚從之○晉惠帝之代政出羣下每有疑獄各立私情刑法不定獄訟繁滋尚書裴頠表諫之曰夫天下之事多塗非一司

之所管中才之情易擾賴恒制而後定先王知其然也是以辯方分職為之准局准局既立各掌其務刑賞相稱輕重無二故下聽有常羣吏安業也舊宮掖陵廟有水火毀傷之變然後尚書乃躬自奔赴其非此也皆止於郎令史而巳刑法所加各有常刑去元康四年大風之後廟闕屋瓦有數枚傾落免太常荀寓於時僉謂事輕責重有違於常會五年二月天有大風主者懲懼前事臣新拜尚書始三日本曹尚書有疾權令兼出按行

蘭臺主者乃瞻視阿棟之間求索瓦之不正者得棟上瓦小斜十五處或是始瓦時斜蓋不足者風起倉卒臺官吏往太常按行不及得周文書未至之頃便競相禁止復興刑獄昔漢時有盜高廟玉環者文帝欲族誅張釋之但處以死刑曰若侵長陵一抔土何以復加帝從之大晉垂制深惟經遠山陵不封園邑不飾墓而不墳同乎山壤是以丘坂存其陳草使齊乎中原矣雖陵兆尊嚴唯毀發然後族之此古典也若登踐犯損失盡敬

之道事止刑罪可也去年八月奴聽教加誣周龍燒草廷尉遂奏族龍一門八口并命會龍獄翻然後得免考之情理准之前訓所處實重今年八月陵上荊一枝圍七寸二分者被斫司徒太常奔走道路雖知事小而按劾難測騷擾驅馳各競負於今太常禁止未解近日太祝署失火燒屋三間半署在廟北隔道在重壖之内火即已滅主者便責尚書不即按行輒禁止尚書免皆在法外刑書之文有限而舛違之故無方故有臨時議處

之制誠不能皆得循常也至於此輩皆為過當每相逼迫不復以理上替聖朝畫一之德下損尊禮大臣之體臣愚以為犯陵上草木不應乃用同產異刑之制按行奏劾應有定准相承務重體例遂虧或因餘事得容淺深頗雖有此表曲議猶不止劉頌為三公尚書又上疏曰自近代以來法漸多門令甚不一臣職思其憂伏惟陛下為政每盡善故事求曲當曲當則例不得直盡善故法不得全何則夫法者固以盡理為當而上求盡善

則諸下牽文就義以赴主之所許是以法不得全刑盡徵文徵文必有乖於情聽之斷而上安於曲當故執平者因文可引則生二端是法多門令不一則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姦偽者因法之多門以售其情所欲淺深苟斷不一則居上者難以檢下於是事同議異獄犴不平有傷於法古人有言人主詳其政荒人主明其事理詳匪他求盡善則法傷故其政荒也明者輕重之當雖不厭情苟入無文則議而行之故其事理也理有窮

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主者守文若釋之執犯蹕之平也大臣釋滯若公孫弘斷郭解之獄也人主權斷若漢主戮丁公之為也天下萬事自非斯格不得出法以意妄議其餘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下人聽不惑吏不容姦可以言政人主軌斯格以責羣下大臣小吏各守其局則法一矣古人有言善為政者因人設教制法之謂也又曰隨時之宜當務之謂也則因人隨時在大量也而制其法法軌既定則行之信

如四時執之堅如金石羣吏豈得在成制之內復稱隨時之宜傍引因人設教以亂政典哉何則始制之初固已因人而隨時矣今若設法未盡當則宜改之若謂已善不得盡以為制而使奉用之司公得出入以差輕重也人君所與天下共者法也已令四海不可以不信為教上古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夏殷及周書法象魏三代之君齊聖然咸棄曲當之妙鑒而任徵文之直準非聖人有殊所遇異也今論時敦朴不及中古而執平者欲

適情之所安自托於議事以制臣竊以為聽言則美論理則違然天下之大事務衆雜時有不得悉循文如令故臣謂宜立格為限使主者守文死生以之不敢錯思於成制之外以差輕重至如非常之斷出法賞罰若漢祖戮楚臣之私己封趙氏之無功唯人主專之非奉職之臣所得議擬然後情求旁請之跡絕似是而非之奏塞此蓋齊法之大準也夫出法權制措施一事厭情合聽可適耳目誠有臨時當意之快勝如徵文不允人心

也然起為經制終年施用恒得一而失十故小有所得
者必大有所失近有所漏者必遠有所包故諳事識體
者善權輕重不以小害大不以近妨遠忍曲當之近適
以全簡直之大準不牽於凡聽之所安必守徵文以正
例每臨其事恒御此心以決斷此又法之大槩也又律
法斷罪皆當以法律令正文若無正文依附名例斷之
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論法吏以上所執不同得為
異議如律之文守法之官唯當奉用律令至於法律之

内所見不同乃得為異議也今限法曹郎令史意有不同為駁唯得論釋法律以正所斷不得援求諸外論隨時之宜以明法官守局之分詔下其事侍中太宰汝南王亮奏曰臣以去太康八年隨事異議且周懸象魏之書漢詠畫一之法誠以法與時共議不可二臣以為宜如頌所啟為永久之制於是門下屬議曰昔先王議事以制自中古以來執法斷事既已立法誠不宜求法外小善也若以善奪法則人逐善而不忌法其害甚於無

法也按啟事欲令法令斷一事無二門郎令史以下應

復出法駁按隨以事聞也○東晉成帝時廷尉奏殿中

帳施吏邵廣盜官幔二張合布三十疋有司正刑棄市

廣二子宗年十三雲年十一黄幡撾登聞鼓乞恩辭求

自没為奚官奴以贖父命尚書官朱映議以為天下之

人無子者少一事遂行便成永制懼死罪之刑於此而

弛時議者以廣為鉗徒二兒没入既足以懲艾使百姓

知父子之道聖朝有垂恩之仁可特聽減廣死罪為五

歳刑宗等付奚官為奴而不為永制尚書右丞范堅駁之曰自淳朴澆散刑辟乃作刑之所以止刑殺之所以止殺雖有時赦過宥罪議獄緩死未有行不忍而輕易典刑者也且既許宗等宥廣死罪若復有宗比而不求贖父命者豈不擯絶人倫同之禽獸邪按主者今奏云唯特聽宗等而不為永制臣以為王者之作動關盛衰嚬笑之間尚慎所加今之所以宥廣正以宗等耳人之愛父孰不如宗今既許宗之請將來訴者何獨匪人特

聽之意未見其益不以為例交興怨讟此為施一恩於今而開萬怨於後也從之安帝義熙中劉毅鎮姑熟常出行而鄢陵縣吏陳滿射鳥箭誤中直帥雖不傷人處法棄市何承天議曰獄貴情斷疑則從輕昔有驚漢文帝乘輿馬者張釋之斷以犯蹕罪止贖金何者明其無心於驚馬也故不以乘輿之重而加異制今滿意在射鳥非有心於中人按律誤過傷人三歲流刑況不傷乎

通典卷一百六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通典卷一百六十七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刑五

雜議下 宋　梁　後魏　大唐

宋前廢帝景平中大司馬府軍人朱興妻周坐息男道符年三歲先得癎病周因其病發掘地埋之為道符姑雙女所告正周棄市刑司空徐羨之議曰自然之愛虎

狼猶仁周之凶忍宜加明戮臣以為法律之外故尚弘通物理母之即刑由子伏法為子之道焉有自容之地雖伏法者當罪而在育者匪宜愚謂可特屏之遐裔詔從之文帝元嘉七年剡縣人黄初妻趙打息載妻王死後遇赦王有父母及息男稱依法徙趙二千里司徒左長史傅隆議曰禮律之興蓋本自然求之情理非從天墮非從地出父子至親分形同氣稱之於載即載之於趙雖云三代合之一體非有分者也稱雖創巨痛深固

無讐祖之義故古人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也若云稱可
殺趙當何以處載若父子孫祖互相殘戮俱非先王明
罰皐陶立法之本旨也向使石厚之子日磾之孫砥鋒
挺鍔不與二祖同戴天日則石碏秺侯何得純臣於國
孝義於家矣舊令云殺人父母徙二千里外不施父子
孫祖明矣趙當避王固當千里外耳令云凡流徙者同
籍親近欲相隨聽之此又大通情理因親以教愛者也
趙既流載為人子何得不從載行而稱不行豈名教所

許趙雖内愧終身沈痛没齒孫祖之義自不得絶事理固然也孝武於元嘉中出鎮歷陽沈亮行參征虜將軍事人有盜發塚者有罪所近村人與符伍遭刼不赴救同坐亮議曰尋發塚之情事止竊盜徒以侵亡犯死故同之嚴科夫穿掘之侣必銜枚以晦其跡强刼之黨必讙呼以威其事故凶赫者易應潛密者難知且山原為無人之鄉丘壠非常途所踐至於防救不得比之村鄉督實劾名理與刼異則符伍之坐居宜降矣又結罰之

科雖有同符之限而無遠近之斷夫家無村甲當以比
近坐之若不域之以界則數步之內與千里之外便應
同罹其責防人之禁不可不慎夫止非之憲宜當其律
愚謂相去百步內赴告不時者一歲刑自此以外差不
及咎孔淵之大明中為尚書比部郎時安陸應城縣人
張江陵與妻吳共罵母黄忿恨自縊死遇赦律文子殺
傷毆父母梟首罵詈棄市婦謀殺夫之父母亦棄市遇
赦免刑補兵江陵罵母母以之自裁重於毆傷若同殺

科則疑重同毆傷及罵制則疑輕准制唯有傷於父母
遇赦猶梟首無罵母致死遇赦之科淵之議曰夫題里
逆心仁者不入名且惡之況乃人事故毆傷呪詛法所
不原詈之致死則理無可宥罪疑惟輕經文之旨非此
之謂江陵雖遇赦恩故合梟首婦本以義愛非支屬黃
之所恨情不在吳原死補兵有允正法詔如淵之議吳
興餘杭人薄道舉為劫制同籍周親補兵道舉從弟代
公道生等並為大功親非應在補謫之例法以代公等

母存爲周親則子宜隨母補兵何承天議曰尋刼制同籍周親補兵大功不在此例婦人三從旣嫁從夫夫死從子今道舉爲刼若其叔尚在制應補謫妻子營居固其宜也但爲刼之時叔父已殁代公道生並是從弟大功之親不合補謫今若以叔母爲周親令代公隨母補兵旣違大功不謫之制又失婦人三從之道由於主者守周親之文不辨男女之異遠嫌畏負以生此疑懼非聖朝恤刑之旨謂代公等母子並宜見原吳興武康縣

人王延祖為刼父睦以告官新制凡刼身斬刑家人棄市睦既自告於法有疑時尚書何叔度議曰設法止姦本於情理一人為非闔門應刑所以罪及同産欲開其相告以出造惡之身睦父子之際容可悉共逃亡而割其天屬還相縛送螫毒在手觧腕求全於情可愍理亦宜宥使兇人不容於家逃刑無所乃大絶根源也睦既糺送則餘人無應復告並合赦之沛郡相縣唐賜往北村朱起彭家飲酒還得病吐蠱蟲十餘枚臨死語妻張

死後刳腹出病死後張手自破視五臟悉縻碎郡縣以張忍行剗剖賜子副又不禁止事起赦前法不能決按律傷死人四歲刑妻傷夫五歲刑子不孝父母棄市並非科例三公郎劉勰議妻痛遵往言兒識不及理考事原心非存忍害謂宜哀矜吏部尚書顧凱之議曰法移露尸猶為不道況在妻子而忍行凡人所不行不宜曲通小情當大理為斷謂副不孝張同不道詔如凱之議也○梁武帝天監三年建康女子任提女坐誘口當死

名其子景慈對鞫辭云母實行此是時法官虞僧虬啓按子之事親有隱無犯直躬證父仲尼為非景慈素無防閑之道死有明目之據陷親極刑傷和損俗凡乞鞫不審降罪一等豈得避五歲之刑忍死母之命景慈宜加罪辟詔流於交州○後魏宣武帝景明中冀州人費羌皮母亡家貧無以葬賣七歲女子與張廻為婢廻轉賣與梁之定而不言狀按律掠人和賣為奴婢者死廻故買羌皮女謀以轉賣依律處絞刑詔曰律稱和買人

者死謂兩人詐取他財也羌皮賣女告迴稱良張迴利

賤知良公買誠於律俱乖而各非詐然迴轉賣之日應

有遲疑而決從真賣於情固可處絞刑三公郎中崔鴻

議曰按律賣子一歲刑五服內親屬在尊長者死賣周

親及妾與子婦者流蓋天性難奪支屬易遺又尊卑不

同故殊以死刑且買者於彼無天性支屬罪應一例明

知是良決便真賣因此流漂家人不知追贖無跡永沈

賤隸按其罪狀與掠無異太保高陽王雍議曰檢迴所

買保證明然處以和掠實為乖當律云謀殺人而發覺者流從五歲刑已傷及殺而還蘇者死從者流已殺者斬從而加功者死不加功者流詳沈賊之與身死流漂之與腐骨一存一亡為害孰甚然賊律殺人有首從之分盜人買賣無唱和差等謀殺之與和掠同是良人應為准例所以不引殺人減之降從強盜之一科縱令謀殺之與強盜俱得為例而以從輕其義安在又云知人掠盜之物而故買者以隨從論此明禁暴掠之源遏姦

盜之本非謂買之於親尊之手而同之於盜掠之僭竊
謂五服相賣俱是良人所以容有差等之罪者明去掠
盜理遠故從親疎為差級尊卑為輕重依律諸共犯罪
者皆以發意為首明賣買之先有由魁末之坐宜定若
羌皮不云賣則迴無買心則羌皮為首迴為從可也且
既一為婢賣與不賣俱非良人何必以不賣為可原轉
鬻為難恕張迴之僭宜鞭一百賣子葬親誠孝可美而
表賞之議未加刑罰之科已及恐非敦風化之謂詔曰

羌皮賣女葬母孝誠可嘉便可特原張廻雖買之於父母不應轉賣可刑五歲先是皇族有譴皆不特訊時有宗士元顯富犯罪須鞫宗正約以舊制尚書李平奏以帝宗磐石周布天下其屬籍疏遠蔭官卑末無良犯憲理須推究請立限斷以為定式上詔曰雲來綿遠繁衍代滋植籍宗氏而為不善者良亦多矣先朝既無不訊之格而空相矯恃以長為暴諸在議請之外可依常法河東郡人李憐坐行毒藥按以死坐其母訴稱一身年

老更無周親例合上請檢籍不謬及憐母身亡州斷三
年服終後乃行決主簿李陽駁曰按法例律諸犯罪若
祖父母父母年七十以上無成人子孫旁無周親者具
狀上請流者鞭笞留養其親終則從流不在原赦之例
且李憐既懷酖毒之心母在猶闔門投畀況今已死給
假殯葬足示仁寬不合更延可依處斬流其妻子詔從
之神龜中蘭陵公主駙馬都尉劉輝坐與河陰縣人張
智壽妹容妃陳慶和妹惠猛姦亂毆主傷胎遂逃門下

處奏容妃惠猛各入死刑智壽慶和並以知情不加限
防處以流坐詔曰容妃惠猛恕死髡鞭付宮餘如奏崔
纂執曰伏見旨募若獲輝者職人賞二階白人聽出身
進一階厮役免役奴婢為良按輝無叛逆之罪未可募
同反者王者理天下不為喜怒增減不由親疎改易按
鬭律祖父母父母忿怒以兵刃殺子孫者五歲刑毆殺
及愛憎而故殺者各加一等雖王姬下降貴殊常妻然
人婦之孕不得非子又依永平四年先朝舊格諸刑流

及死律者皆首未判定然後處決且事必因本若以輝
逃避便應懸募未有捨其首罪而成其末愆容妃等罪
止姦私律處不越刑坐何得同宮掖之罪齊奚官之役
按智壽口訴妹巳適人巳生二女是他家之母他人之
妻昔魏晉未除五族之刑有免子戮母之坐謂在室之
女從父母之刑巳醮之婦從夫家之戮律許周親相隱
況姦私之醜豈得使同氣證之按律姦罪無相緣之坐
不可因失輝之忿加兄弟之刑夫刑人於市與衆棄之

爵人於朝與衆共之明不私於天下也右僕射游肇及奏如纂言詔曰輝悖法亂理罪不可縱厚賞懸募必兾擒獲容妃惠猛與輝私亂因此耽惑主致非常此而不誅將何懲肅智壽慶和初不防禁招引劉輝共成淫醜敗風穢化豈得同於常人且古有詔獄寧復一歸大理而尚書理本納言所屬弗究悖法之淺深不詳損化之多少有辜執憲殊乖任寄崔纂可免郎都官尚書悉奪禄一秩○大唐律曰八議具刑制下篇諸疑獄法官執見不

同者得為異議不得過三貞觀十四年尚書左丞韋悰勾司農木橦七十價百姓者四十價奏其乾沒上令大理卿孫伏伽亟書司農罪伏伽曰司農無罪上驚問之伏伽曰只為官木橦貴所以百姓者賤向使官木橦賤百姓者無由而賤矣但見司農識大體而不知其過上乃悟顧謂韋悰曰卿識用不逮伏伽遠矣遂罷司農罪二十一年刑部奏言准律謀反大逆父子皆死兄弟處流此則輕而不懲望請改重法制遣百官詳議司議郎

敬播議曰昆弟孔懐人倫雖重比於父子情理有殊生有異室之文死有别宗之義今有高官重爵本蔭唯逮子孫胙土析珪餘光不及昆季豈有不霑其蔭輒受其辜背理違情恐為太甚必其反兹春令鍾彼秋荼劉次骨於道德之人逮深文於刑措之日臣將不可物論誰宜詔從之永徽二年七月華州刺史蕭齡之前任廣州都督受左智遠及馮盎妻等金銀奴婢詔付羣臣議奏上怒令於朝堂處置御史大夫唐臨奏曰臣聞國家大

典在於刑賞古先聖王惟刑是恤今天下太平合用堯
舜之典比來有司多行重法叙勲必須刻削論罪務從
重科非是憎惡前人止欲自為身計今議齡之事有輕
有重重者至流死輕者除名以齡之受委大藩贜罰狼
藉原情取事死有餘辜然既遣詳議終須近法臣竊以
律有八議並依周禮舊文務其異於衆臣所以特制議
法禮王族刑於僻處所以議親刑不上大夫所以議貴
明知重其親貴議欲緩刑非嫉其賢能謀致深法今議

官必於常法之外議令入重正與堯舜相反不可為萬代法臣既處法官敢不以聞詔遂配流嶺南神龍元年正月趙冬曦上書曰臣聞夫今之律者乃有千餘條近有隋之姦臣將弄其法故著律曰犯罪而律無正條者應出罪則舉重以明輕應入罪則舉輕以明重立夫一言而廢其數百條自是迄今竟無刊革遂使生死罔由乎法律輕重必因乎愛憎賞罰者不知其然舉事者不知其犯臣恐賈誼見之必為痛哭焉夫立法者貴乎下

人盡知則天下不敢犯耳何必飾其文義簡其科條哉夫條科省則下人難知文義深則法吏得便下人難知則暗陷機穽矣安得無犯法之人哉法吏得便則比附而用之矣安得無弄法之臣哉臣請律例格式復更刊定其科條言罪直書其事無假飾文其以準加減比附原情復舉輕以明重不應為而為之類皆勿用之使愚夫愚婦聞之必悟則相率而遠之亦安肯知而故犯哉苟有犯者雖貴必坐則宇宙之内肅然咸服矣故曰法

明則人信法一則主尊書刑期于無刑誠哉是言開元十年十一月前廣州都督裴伷先下獄中書令張嘉貞奏請決杖兵部尚書張説進曰臣聞刑不上大夫以其近於君也故曰士可殺不可辱臣今秋廵邊中途聞姜皎朝堂決杖流皎是三品亦有微功不宜決杖廷尉以卒伍待之且律有八議勲貴在焉今伷先不可輕行決罰上然其言嘉貞不悦退而謂説曰何言事之深也説曰宰相者時來則為豈能長據若貴臣盡當可杖但恐

吾等行當及之此言非為佃先乃為天下士君子也

通典卷一百六十七

通典卷一百六十八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刑六

肉刑議漢 後漢 魏 晉 東晉

漢文帝十三年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逮繫長安當刑其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痛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屬聯也之欲反雖欲改

過自新其道無繇妾願没入為官婢贖父刑罪天子悲憐其意遂下令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人弗犯今法有肉刑三黥劓二左右趾一而姦不止吾甚自媿夫訓道不純愚人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刑者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息生也或欲改行為善而道無繇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奏議定律令諸髡者完為城旦舂當黥者髡鉗為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

百具刑制上篇○班固曰善乎孫卿之論曰時俗之為說者以為治古無肉刑治古為上古至治之時有象刑墨黥之屬菲履赭衣而不純非草履也純緣也衣不加緣示有恥也非扶味反純之允反是不然矣以為治古則人莫觸罪邪豈獨無肉刑哉亦不待象刑矣人不犯法則象刑無所施以為人或觸罪戾而直輕其刑是殺人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人無所畏亂莫大焉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以懲其末也懲止也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是惠暴而寬惡也故象刑非生

於治古方起於亂今也古無象刑也所以有象刑之言者近起今人惡刑之重故遠推治古之聖君但以象刑而天下自理也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以類相從者也一物失稱亂之端也稱宜也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刑不當罪不祥莫大焉夫征暴誅悖治之威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代所以治者乃刑重也所以亂者乃刑輕也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云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周書甫刑之辭也刑罰輕重各隨其時所謂象刑惟明者言象

天道而作刑虞書益稷曰咎繇方祇厥叙方施象刑惟明言敬其次序施用刑法皆明白也又安有菲屨赭衣者哉孫卿之言既然又因俗說而論之曰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順而行之者以俗薄於唐虞故也今漢承衰周暴秦極敝之流俗已薄於三代而行堯舜之制是猶以鞿而御駻突鞿羈也以繩縛馬曰鞿駻突惡馬也馬絡頭曰羈違救時之宜矣且除肉刑者本欲以全民也今去髡鉗一等轉而入於大辟以死罔民失本惠矣罔謂羅網故死者歲以萬數刑重之所致也至乎穿

窬之盜忿怒傷人男女淫佚（逸同）吏為姦贓若此之惡髡鉗之罰又不足以懲也故刑者歲十數萬民既不畏又曾不耻刑輕之所生也故俗之能吏公以殺盜為威專殺者勝任奉法者不治亂名傷制不可勝條是以囹圄而姦不塞刑蕃而人愈嫚（塞止也蕃多也音扶元反嫚與慢同）必世而未仁百年而不勝殘誠以禮樂闕而刑不正也然則惟思所以清源正本之意刪定律令纂（音撰）二百章以應大辟其餘罪次於古當生今獨死者皆可募行肉刑（欲死邪欲腐邪）

及傷人與盜吏受賕枉法男女淫亂皆復古刑為三千章詆欺文致微細之法悉蠲除（詆毁誣也丁禮反）如此則刑可畏而禁易避吏不專殺法無二門輕重當罪民命得全合刑罪之中殷天人之和（殷亦中也）順稽古之制成時雍之化矣○後漢獻帝之時天下既亂刑法不足以懲罪於是名儒大才崔實鄭玄陳紀之徒咸以為宜復肉刑及曹公下令荀彧博訪百官欲復申之少府孔融議以為古者俗龎善否區别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

自取之末代淩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教故曰
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
所謂以時消息者也紂斮朝涉之脛天下謂之無道九
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天下常有千八百紂
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全生志在必
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
為世大患不能止人不為非也適足絶人還為善耳雖
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冤如巷伯才如史遷達

如子政一罹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睢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陳湯之都賴魏尚之守邊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為此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

○魏武秉漢政下令又欲復肉刑御史中丞陳羣深陳其便相國鍾繇亦贊成之王脩等不同其議魏武亦難以藩國改漢朝之制遂不行至齊王芳正始中征西將軍夏侯玄河南尹李勝又議肉刑竟不能決夏侯太初

著論曰夫天地之性人物之道豈自然當有犯何荀班論曰治則刑重亂則刑輕又曰殺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夫死刑者殺妖逆也傷人者不改是亦妖逆之類也如其可改則無取於肉刑也如亡死刑過制生刑易犯罪次於古當生今獨死者皆可募行肉刑及傷與盜吏受贓枉法男女淫亂死者皆復古刑斯罔之於死則陷之肉刑矣舍死折骸又何辜邪猶稱以滿堂聚飲而有一人向隅而泣者則一堂為之不樂此亦願理其平

而必以肉刑施之是仁於當殺而忍於斷割懼於易死而安於為暴哀泣奚由而息堂上焉得泰邪仲尼曰既富且教又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何用斷截乎下愚不移以惡自終所謂翦妖也若饑寒流溝壑雖大辟不能制也而況肉刑哉赭衣滿道有鼻者醜終無益矣李勝曰且肉刑之作乃自上古書載五刑有服又曰天討有罪而五刑五用哉割劓之屬也周官之制亦著五刑歷三代經至治周公行之孔子不議也今諸議者惟

以斷截為虐豈不輕於死亡邪云妖逆是翦以除大災此明主治世之不能無也夫殺之與刑皆非天地自然之理不得已而用之也傷人者不改則刖劓何以改之何為疾其不改便當陷之於死地乎妖逆者懲之而已豈必除之邪刑一人而戒千萬人何取一人之能改哉盜斷其足淫而宮之雖欲不改復安所施而全其命懲其心何傷於大德今有弱子罪當大辟問其慈父必請其肉刑代之矣慈父猶施之於弱子況君加之百姓哉

且蝮蛇螫手則壯士斷其腕系蹄在足則猛獸絶其蹯

扶元反

蓋毁支而全生也夫一人哀泣一堂為之不樂此言殺戮者之不當也何事於肉刑之間哉赭衣滿道有鼻者醜此時也長城之役死者相繼六經之儒填谷滿坑何恤於鼻之好醜乎此吾子故猶哀刑而不悼死也夏侯答曰聖賢之治世也能使民遷善而自新故易曰小懲而大戒陷夫死者不戒者也能懲戒則無刻截刻截則不得反善矣李又曰易曰屨校滅趾無咎仲尼解

曰小懲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滅趾謂去足為小人懲明矣夏侯荅曰暴之取死此自然也傷人不改縱暴滋多殺之可也傷人而能改悔則豈須肉刑而後止哉殺人以除暴自然理也斷截之政末流之所云耳孔少府曰殺人無所斫人有小瘡故刖趾不可以報施而髡不足以償傷傷人一寸而斷其支體為罰已重不厭衆心也李又曰暴之取死亦有由來非自然也傷人不改亦治道未洽而輕刑不足以大戒若刑之與殺俱非自然

而刑輕於殺何云殘酷哉夫刖趾不可報施誠然髡輸固不足以償傷傷人一寸而斷其支體為罪已重夷人之面截其手足其以髡輸償之不亦輕乎但慮其重不惟其輕不其偏哉孔氏之論恐未足為雅論也凡往復十六文多不載

丁謐又論曰堯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咎繇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呂刑曰昔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寇攘矯虔苗民弗用靈惟作

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椓黥按此肉刑在於蚩尤之代而堯舜以流放代之故黥劓之文不載唐虞之籍而五刑之數亦不具於聖人之旨也禹承舜禪與堯同治必不釋二聖而遠則兇頑固可知矣湯武之王獨將奚取於呂侯故叔向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此則近君子有徵之言矣○晉武帝初廷尉劉頌上言曰臣昔上行肉刑竊以為議者徇孝文之小仁而輕違聖王之典刑未詳之甚莫過於此今死刑重故非命

者衆生刑輕故罪不禁姦所以然者肉刑不用之所致也今為徒者類性元惡不軌之族也去家懸遠作役山谷饑寒切身志不聊生雖有廉士介者茍慮不首死則皆為盜賊豈況本性姦頑無賴之徒乎又今徒富者輸財計日歸家乃無役之人也貧者起於姦盜又不制之虜也不刑則罪無所禁不制則羣惡横肆為法若此道不盡善也古者用刑以止刑今反於此諸重犯亡者髮過三寸輒重髠之此以刑生刑也加作一歲此以徒生

徒也亡者積多繫囚猥畜議者曰囚不可不赦從而赦之此為刑不制罪法不勝姦下知法之不勝相聚而謀為不軌月異而歲不同故自頃年以來姦惡陵暴所在充斥議者不深思此故而曰肉刑於名忤聽忤聽孰與賊盜不禁聖王之制肉刑遠有深理其事可得而言非徒懲其畏剥割之痛而不為也乃去其為惡之具使夫姦人無用復肆其志止姦絶本理之盡也亡者刖足無所用復亡盜者截手無所用復盜淫者割其勢理亦如

之除惡塞源莫善於此非徒然也此等已刑之後便各
歸家父母妻子共相養恤不流離於道路有今之困瘡
愈可役上准古制隨宜業作雖已刑殘不為虛棄而所
患都塞又生育繁阜之道自若也今宜取死刑之限輕
及三犯逃亡淫盜悉以肉刑代之其三歲刑以下已自
杖罰遣又宜制其罰數使有常限不得減此其有宜重
者又任之官長應四五歲刑者皆髡笞笞至一百稍行
使各有差悉不復居作然後刑不復生刑徒不復生徒

而殘體為戮終身作戒人見其痛畏而不犯必數倍於今且為惡者隨發被刑去其為惡之具此為巳刑者皆非良士也豈與全其為姦之手足而蹴居必死之窮地同哉而猶曰肉刑不可用臣竊以為不識時務之甚也周禮三赦三宥施於老幼悼耄黔黎不屬逮者此非為惡之所出故刑法逆舍而宥之至於自非此族犯罪則必刑而無赦此政之理也暨至後代以時險多難因赦解結權而行之又不以寛罪人也而今恒以罪積獄繁

赦以散之是以赦愈數而獄愈塞如此不已將至不勝原其所由肉刑不用之故也今行肉刑非徒不積且為惡無具則姦息去此二端獄不得繁故無取於數赦於政體勝矣疏上不見省○東晉元帝即位廷尉衞展上言古者肉刑事經前聖漢文除之加增大辟今人戶凋荒百不遺一而刑法峻重非句踐養胎之義也詔內外通議於是王導等議以肉刑之典由來尚矣肇自古先以及三代聖哲明王所未曾改也豈是漢文常主所能

易者乎時蕭曹已沒絳灌之徒不能正其義逮班固深論其事以為外張輕刑之名內實殺人又死刑太重生刑太輕生刑縱於上死刑怨於下輕重不當故刑政不中也且原先王之造刑也非以過怒也非以殘人也所以救姦所以當罪今盜者竊人之財淫者好人之色亡者避叛之役皆無殺害也刖之以刑刑之則止而加之斬戮戮過其罪死不可生縱虐於此歲以巨計此乃仁人君子所不忍聞而況行之於政乎或者乃曰死猶不

可懲而況於刑然則者冥也其至愚矣雖加斬戮忽為灰土死事日往生欲日存未以為改若刑諸市朝朝夕鑒戒刑者思為惡之永痛惡者覩殘刖之長廢故足懼也然後知先王之輕刑以御物明誠以懲愚其理遠矣尚書令刁協等議以今中興崇祚大命惟新誠宜設肉刑寬法以育人然懼羣小愚蔽習玩所見而忽異聞或未能咸服愚謂行刑之時先明申法令樂刑者刖甘死者殺則心服矣古典刑不上大夫今士人有犯者謂宜

如舊不在刑例則進退為允尚書周顗等議以為復肉刑以代死是誠帝王之至德哀矜之弘覆然竊以為刑罰之輕重隨時而作時人少罪而易威則從而寛之時人多罪而難威則宜死刑而濟之肉刑平代所應立非救弊之宜也方今聖化草創人有餘姦習惡之徒為非未已截頭絞頸尚不能禁而乃更斷足劓鼻輕其刑罰使欲為惡者輕犯宫刑陷罪更衆是為輕其刑誘人於罪殘其身以加楚毒也昔之畏死刑以為善人者今皆

犯輕刑而殘其身畏重之常人反為犯輕而致囷此何
異斷刖常人以為恩仁也恐受刑轉廣而為非者日多
踊貴屨賤有鼻者醜也徒有輕刑之名而實開長惡之
源不如殺以制殺重以全輕權小停之須聖化漸著兆
庶易感之日徐施行也議奏元帝猶欲從展所上大將
軍王敦以為百姓習俗日久忽復肉刑必駭遠近且逆
冠未殄不宜有慘酷之聲以聞天下於是乃止安帝元
興末桓玄輔政又議欲復肉刑斬左右趾之法以輕死

刑命百官議蔡廓上議曰肉刑之設肇自哲王蓋由曩代風淳人謹圖象既陳則機心遂戢刑人在塗則不逞改操故能勝殘去殺化崇無為季末澆偽設網彌密利巧之懐日滋耻畏之情轉寡終身劇殺不足止姦況乎黥劓豈能反善徒有酸慘之聲而無濟俗之益至於棄市之條實非不赦之罪事非手殺考律同歸輕重均科減降路塞鍾陳以之抗言元皇所為留愍今英輔翼賛道邈伊周誠宜明慎用刑愛人弘育申哀矜以革濫移

大辟於肢體全性命之至重恢繁息於將來而孔琳之議不同時王朗夏侯玄論多與琳合故遂不行

詳讞周 漢 魏 晉

周易噬嗑卦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又賁卦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又豐卦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禮記王制曰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變更也周西伯立有明德時諸侯有獄皆請決焉虞芮有爭田者久不能決乃

來求平及入周見耕者讓畔少者讓長皆慚而返兩棄其田周官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訟謂以財貨相告者也造至也使訟者兩至入束矢乃理之也不至不入束矢則是自服不直者也必入矢者取其直也造音糙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致於朝然後聽之獄謂相告以罪名者也劑今券書也獄者各取券書入鈞金又三日乃理之重刑也不券書不入金則是自服不直者也必入金者取其堅三十斤為鈞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中謂罪正所定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刺殺也三訊罪定則殺之訊言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宥寛也人言殺殺言寛也

寬之上服劓墨也下服割刖也又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觀其出言不直則煩二曰色聽觀其顏色不直則赧三曰氣聽觀其氣息不直則喘四曰耳聽觀其耳聆不直則惑五曰目聽觀其眸子顧視不直則眊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以權之權平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意念也淺深俱有罪本心有善惡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汎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小大猶輕重也已行故事曰比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史司寇吏也正如周禮鄉師之屬漢有廷平秦置丞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

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周禮鄉師之屬辯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職聽於朝司寇聽之朝王之外朝也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之位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王使三公復與司寇及正共之重刑也周禮王欲免之乃命三公會其期也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宥然後制刑宥寬也一宥曰不識二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穆王作呂刑曰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兩謂囚證造至也兩至具備則衆獄官共聽之辭入五刑之辭五辭簡孚正於五刑五辭簡核信有罪驗則正之於五刑五刑弗簡正於五罰不簡核謂不應五刑當正五罰出金以贖五罰弗服正於五過不服不應罰正於五過從赦免五

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五過之所病或嘗同官位或反囚辭或內親用事或行貨枉法或舊相往來皆病所在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以病所在出入人罪所在五過罪與犯決者同其審察之能使之不行孔子曰君子之於人也有其語也無不聽者皇於聽獄乎皇猶況也必盡其辭矣又曰聽獄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又曰聽獄之術三理必寬寬之術歸於察察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又曰今之聽人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人者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之乃刑殺焉○漢高

帝詔曰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使有罪不論無罪久繫自今以後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以罪名當報之令以聞景帝中五年詔曰獄者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法以貨賂為市朋黨比周以苛為察以刻為明有罪者不伏罪姦法為暴甚無謂也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人心不厭者則讞之也厭服後元初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

當為處斷皆移廷尉廷尉不能決具為奏附所當比律讞亦議也

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假令讞訖其理不當所讞之人不為罪失欲令理獄官務先寛自此獄刑益詳近於五聽三宥之意宣帝置廷平員四人使平刑獄○魏廷尉高柔時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為亡表言逐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為官奴婢盈連至州府稱寃自訴莫有省者乃辭詣廷尉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垂涕泣對曰夫少單特養一老嫗為母事甚恭謹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是輕狡不顧室家者柔重問曰汝夫不與

人有讐乎對曰夫良善與人無讐又曰汝夫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求不得時子適坐小事繫獄柔乃見子問所坐言次曰汝頗曾舉人錢否子曰自以單貧初不敢舉人物也柔察子色動遂曰汝舉竇禮錢何言不耶子怪知事露應對不次柔曰汝殺禮便宜早伏子迺叩頭具首殺禮本末埋藏處所柔便遣吏卒承子辭往掘得其屍詔書復盈母子為平人班下天下以為體式○吳孫權太子登出遊時有彈丸

飛過左右往捕得一人挾彈懷丸抗言實不放彈左右
請付法登即使求過丸比之非類乃釋之孫亮出西苑
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蜜中有鼠矢召問藏
吏藏吏叩頭亮問吏黃門從汝求蜜邪吏曰向求實不
敢與黃門不伏侍中刁元張邠啟黃門藏吏辭語不同
請付獄推鞫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裏燥必是黃門
所為黃門首服左右莫不驚悚○晉陸雲為浚儀令雲
到官肅然下不能欺市無二價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

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餘日遣去密令人隨後伺之謂曰不出行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邀於是一邑稱為神明

決斷　漢　後漢

漢沛縣有富家翁貲三千餘萬小婦子年纔數歲頃失其母父無親近其女不賢翁病困思念恐爭其財兒必不全因呼族人為遺書令悉以財屬女但遺一劒云兒

年十五以還付之其後女不肯與兒詣郡自言求劒時太守何武得其條辭因錄其女及壻省其手書顧謂掾吏女性强梁壻復貪鄙畏殘害其兒又計小兒得此財不能全護故且與女實寄之耳不當以劒與之夫劒者所以斷決限年十五者智力足以自居度此女壻必不復還其劒當聞縣官縣官或能證察得見申展此凡庸何能思慮弘遠如是哉悉奪取財以與子曰蔽女惡壻溫飽十歲亦以幸矣論者大服武又漢時臨淮有一人

持疋縑到市賣之道遇雨披戴後人來共庇蔭雨霽當別因共爭鬭各云我縑詣府自言太守薛宣核實良久人莫肯首服宣曰縑值數百錢何足紛紜自致縣官呼騎吏中斷人各與半使人聽之後人曰受恩前操之而縑主稱怨宣曰然固知其當爾也因詰責之具服悉畀本主○後漢鍾離意為會稽北部督郵有烏程男子孫常與弟並分居各得田十頃並死歲饑常稍稍以米粟給並妻子輒追計直作券沒取其田並兒長大訟常掾

史議皆曰孫並兒遭饑賴常升合以長成人而更爭訟非順遜也意獨曰常身為父遺當撫孤弱是人道正義而稍以升合券取其田懷挾姦詭貪利忘義並妻子雖以田與常困廹之至非私家也請奪常田畀並妻子衆議為允謝夷吾為荊州刺史行部到南陽縣遇章帝廵狩幸南陽有詔勑夷吾入傳錄見囚徒勿廢舊儀上臨西廂南面夷吾處東廂分帷於其中夷吾首錄囚徒有亭長姦部人者縣言和姦上意以為長吏以刼人而得

言和目覩刺史決當云何須吏夷吾呵之曰亭長職在禁姦今為惡之端何得言和切讓三老孝悌免長吏之官理亭長罪帝善之

考訊附大唐

大唐律諸審獄之官先備五聽又驗諸證信事狀疑似猶不首實者然後拷掠每訊相去二十日若訊未畢更移他司仍須拷鞫者相移他司者連寫本案俱移則通計前訊以充三度即罪重害及疑似處少不必皆須滿三者囚因訊

致死者皆須申牒當處長官與糺彈官對驗○諸拷囚不得過三度類總不過二百杖罪以下不得過所犯之數拷滿不承保取放之若拷滿三度及杖外以他法拷掠者杖一百數過者反坐所剩以故致死者徒二年即有瘡痛不待差而拷者亦杖一百若決杖笞者笞五十以故致死者徒一年半若依法拷決邂逅致死者勿論仍令長官等勘驗違者杖六十拷決之失立案不立案等○諸拷囚限滿不首反拷告人其被殺盜家人親屬告不反拷被水

火損敗亦同　拷滿不首取保並故違者以故失論○諸赦前當罪不斷者若處輕為重宜改從輕處重為輕即從輕法其有常赦所不免者依常律常赦所不免謂雖會大赦猶處死及流若除名免所居反移鄉者赦書定罪名合從輕者不得引律比附入重違者各以故失論○諸犯罪在市杖以下市決之應合蔭贖及徒以上送縣其在京市非京兆府並送大理寺駕幸之處亦准此　諸決大辟罪在京者行決之司五覆奏在外府刑部三覆奏在京者決前一日二覆奏決日三覆奏在外者初日一覆奏後日再覆奏縱臨時有勅不許覆奏亦准此覆奏　若犯惡逆以上

及部曲奴婢殺主者唯一覆奏其京城及駕在所決囚日尚食進蔬食內教坊及太常寺並停音樂○諸決大辟罪皆防援至刑所囚一人防援二十人每一囚加五人五品以上聽乘車並官給酒食聽親故辭訣宣告犯狀皆日未後乃行刑（犯惡逆以上不在乘車之限決經宿所司即為埋瘞若有親故亦任巳瘞之）即囚身在外者奏報之日不得驛馳行下○諸決大辟罪官爵五品以上在京者大理正監在外者上佐監決餘並判官監決從立春至秋分不得奏決死刑若

犯惡逆以上及奴婢部曲殺主者不拘此令在京決死囚不拘此皆令御史金吾監決若囚有寃枉灼然者停決聞奏○諸囚死無親戚者皆給棺於官地内權殯其棺在京者將作造供在外者用官物給若犯惡逆以上不給官地去京七里外量給一頃以下擬埋諸司死囚隸大理檢校置塼銘於壙内立牓於上書其姓名仍下本屬告家人令取即流移人在路及流所徒在役死者亦准此○諸枷長五尺以上六尺以下頰長二尺五寸以上六寸以下共濶尺四寸以上六寸以下徑三寸以上四寸

以下杻長六寸以上三尺以下濶三寸厚一寸鉗重八
兩以上一斤以下長一尺以上一尺五寸以下鎌長八
尺以上丈五尺以下諸杖皆削去節目長三尺五寸訊
囚杖大頭三分二釐小頭二分二釐常行杖大頭二分
七釐小頭一分七釐笞杖大頭二分小頭一分半其決
笞者腿分受決杖者背腿臀分受須數等考訊者亦同
笞以下願腿背均受者聽即殿廷決者皆背受

通典卷一百六十八